

## 行走梁家河

□文清 文/图

从延安至延川文家驿下高速，道路右侧一块刻有“梁家河”字样的巨石巍然矗立，提醒我们此行心向往之的村庄即将到了。车上同学们偶有小声交流，能够悄然感受隐隐地激动。

立秋后的黄土高原，秋日暖阳已无酷热，多了一丝凉爽。虽沟壑纵横，但满目葱绿，与以往传统印象中黄土裸露、贫瘠苍凉画面悄然不同。

车在梁峁交织的特有的黄土高原山间蜿蜒前行。路旁，一座座淤地坝默默横亘，已经成熟的玉米尚未收割。我在猜想，其中是否有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在这里分段横筑坝梁的淤地坝。

大约经过五公里车程，到达梁家河。一条小河从村子中间蜿蜒而过，细水潺潺。六十年代以前，这里还是一个籍籍无名的陕北高原普通村落，贫穷与落后是它的代名词。1969年，十五名来自北京的知青来到梁家河，打破了这里原有的那份静谧。

小河对面的两口石窑窑洞前，立着一块石碑，刻有“饮水思源”四个字，这是一口至今仍然还在惠及梁家河村民的水井。在小马扎上整齐落座，陕西延安干部学院的老师从这口水井故事开始，讲述当年在这里度过七年知青岁月的习近平总书记，从梁家河知青时期就开始萌芽并一以贯之坚定践行的实干担当和为民情怀。

在梁家河，八次入团申请，十次入党申请。1974年初春，因为实干苦干得到公社党委和梁家河群众认可，二十岁年纪的知青习近平担任梁家河大队支部书记。看到梁家河的乡亲们长年在渗水坑里挑水吃不卫生，

习近平决心为梁家河打一口水井。教学老师讲到这样一个细节，为了防止天气转暖后消融的冰水渗穿集水的大坝，村党支部书记习近平带头干，不怕苦，率先跳到冰面上，用力用镢头把冰土混合物挖掉，大伙儿看他都这么能吃苦，也跟着跳下去，把残冰全部清理出去。挖出一口水量大、水质好的井，结束了梁家河人世代渗水坑挑水吃的历史，还使村里几百亩庄稼的灌溉问题也得以解决。时至今日，这口井清冽的井水仍然润泽着梁家河全村百姓。

从村委会往上走约一公里，是原梁家河二队生产队长张青远家的三孔窑洞。最靠右边的一孔就是习近平等当年六个北京知青在梁家河住的第一个地方。石磨、土炕、窑洞院子和房间里，如今还陈列着知青们刚到梁家河的诸多生产生活物件。

跟着当时的生产队长张青远挑粪、打坝、修梯田，习近平舍得出力，干得认真。从村上往地里挑粪，一走就是几里山路，扁担把他的肩膀磨得一层层掉皮、出血。打坝一般是在农闲的冬季，是农村劳动强度非常大的一项基建活。没有手套，习近平穿一件蓝色的旧棉袄，腰里系一根点炮时用的导火索，抓紧穷绳和乡亲们一起，一下一下用力打夯。一天下来，他的手上全是水泡，第二天再干，水泡磨破了，开始流血。农历二三月，陕北的冰雪刚融化，打水坠坝，习近平挽起裤管，光着脚，和乡亲们一起跳进刺骨的冰水中，不分日夜地苦干，硬是在老几辈想都不敢想的出洪沟口打起了水坠坝，建成了至今仍是梁家河最好的一片水浇田。梁家河的老支书石春阳和乡亲们是这样评价的，“近平干活能受下罪，吃下苦，干活跟咱农村人一样，一点都不惜力。他是真干呢！”习近

平在梁家河这个穷山沟，成了种地的“好把式”。

从二队张青远窑洞沿沟口往外走一里多地，有一排六孔窑洞，这是习近平等16名梁家河知青们居住过的第二处窑洞。窑洞外墙上，一幅巨大的手绘宣传画，宣传全国人民大办沼气的理念，两边写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八个红色大字。窑洞墙外，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村民在梁家河建起了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

群众需要什么，就干什么。村史馆里，梁家河村民武晖的回忆文字里，不仅干活能吃苦，关键还敢担当，能做事，总是为村里着想。在当村支书之前，他就对村里有很多规划和想法。打坝、修梯田、打井，增加粮食产量，这些他一直都在考虑。

黄土高坡光山荒坡，陕北群众不仅口粮严重不足，煮连饭的柴火也十分缺乏。刚当上村支书不久的习近平从报纸上看到四川大办沼气的新闻，当即四处借钱到四川学习一个多月。回来后自建烧窑，带领乡亲们肩挑背扛十多里地运来沙子、水泥，在偏僻的梁家河，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点火成功。一年多时间，梁家河先后发展了34口沼气池，解决了社员的照明、做饭、取暖等问题，同时沼气废料也成为一种很好的肥料，一举多得。减少林草砍伐保持生态，生产使用清洁能源，不知道，梁家河大办沼气是否与习近平总书记后来一直坚持并倡导的生态文明思想存在某种传承或者关联。

“我是在梁家河上的高中，在梁家河上的大学。”打水井、办沼气、办铁业社、办缝纫社、办磨坊、办代销点、打“水坠坝”——矢志敢干，务实真干，创新能干，七年知青岁月，习近平总书记让梁家河成为自己挥洒青

春汗水，实干担当为民，真正弄懂基层“大学问”的地方。

在返回的观光车上，我询问驾驶员哪一块是习近平总书记当年亲自指挥参与建设的淤地坝。小伙子说，就在梁家河沟口。很遗憾，我们与它失之交臂。一路上，砌的泄洪沟静静地躺着，一块块曾经承载汗水和心血的淤地坝平整整齐，已经成熟的玉米在阳光下沙沙作响，好像在讲述着梁家河那段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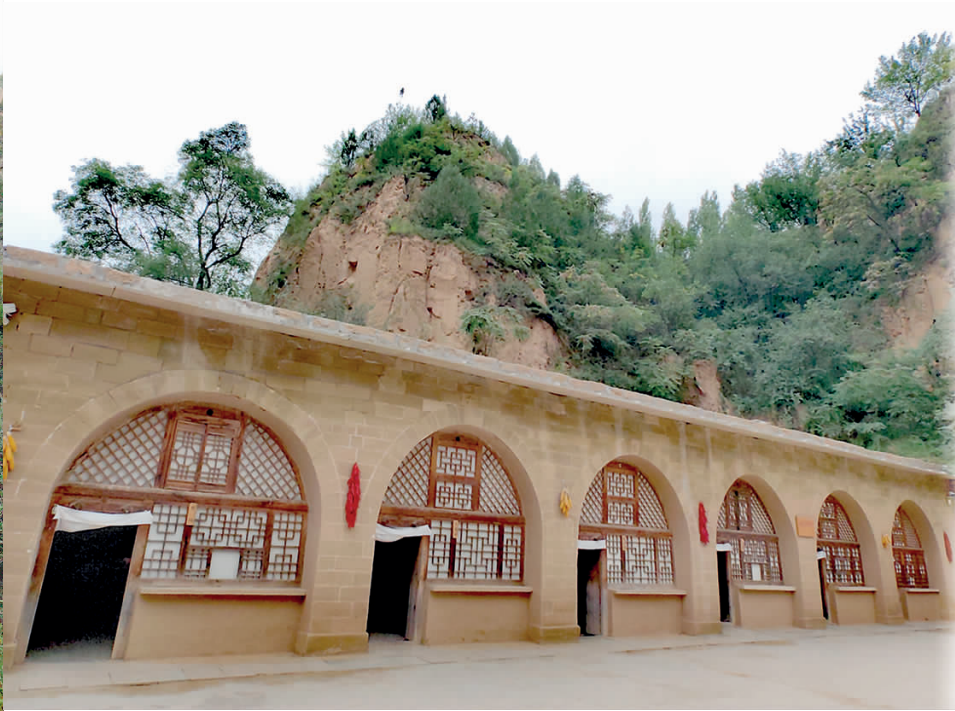
梁家河村委会大院里有这样一段红底黄字标语——“像爱自己父母一样对待老百姓，为群众谋利益，带着老百姓奔好日子”。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段话见证了习近平总书记任梁家河七年，既一心为民办事又善于为民办事的深厚为民情怀。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梁家河之行，我认真记住了梁家河村委会墙上的八个大字。十三年前，我到一基层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修路修沟打基础，帮贫助困惠民，我尽己所能，“能帮一个是一个，能帮多少是多少”。想方设法帮助一家三口都是残疾人的困难家庭改造住进新房，争取各方帮扶让因母亲身患重症差点辍学的成绩优秀小徐重返学堂；资助母亲残疾、父亲瘦弱但自信阳光的小王考上眉山一中重点班，两个娃娃均已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回想当年，略感庆幸，自己未负初心。

站在清凉山陕北公学旧址往下遥望，能够清晰地看到延河大桥上矗立的那副鲜红标语——“用延安精神滋养初心淬炼灵魂”。尽己所能，向新向实，务实一些，多干一点，多办好办成一些好事实事，成为我这个秋天，行走延安最大的感悟和激励。



习近平当年带头打成的水井至今润泽梁家河。



梁家河知青旧址，这排窑洞当年打出了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



□YY

秋季以霜降的到来，慢慢画上句号。这是秋的最后抹深情。自此，秋渐远，冬来到。

“霜”字尚在唇齿间欲出，寒意似乎已经在周遭升起。霜降立冬，往往是一年之中气温下降速度最快的时段。万物感知冬之将至而萧瑟，寒气凛冽，是摧残，也是磨砺。

古人将霜降分为三候：一候豺乃祭兽；二候草木黄落；三候蜇虫咸俯。

霜降时节，山林间的豺狼开始忙碌起来。它们捕食猎物后，竟似懂得祭祀之礼，将猎物陈列。这一幕，宛如古老传说中的场景，充满了神秘与庄严，让人不禁对大自然心生敬畏。

霜风渐紧，吹散了草木的翠绿，留下一地金黄。草木的黄落，预示着一年的即将走到尽头，也预示着新的生命将在不

文化·节气

## 秋将尽 露为霜

久的将来悄然萌芽。这是大自然的一次色彩变换，更是生命轮回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霜降的寒意愈发强烈，那些曾经活跃于田野、林间的小虫们，寻找避寒之地悄然进入了冬眠的梦境。它们或藏于土中，或伏于叶下，静待春风的唤醒。

在这最后的秋色里，还袅袅着若隐若现的桂香。每一秋，桂，是痴念的心事。等花开，也等光阴里喜悦的相逢。今年的桂花终是没有失约，一树一树悠悠漾开，把秋天渲染到极致。

折香思故人，美好多短暂。秋天的风终是一点一点带走了这香，花也失了灵魂。人们在月色伏霜而上时，采摘下这一朵朵，封存秋的味道。

枫叶红，菊傲霜，月露冷，梧叶黄……霜降时节，天地一片清光。这是大自然繁华落尽后的一抹素净，宣告着季节的更迭。正如人生之路的起伏变迁，在高亢与低落交织的曲折往复间，我们经历从喧闹到宁静的转变。

被贬黄州的苏东坡远眺窗外，轻声

吟诵，“霜降水痕收，浅碧鳞鳞露远洲。”尽管被贬谪，东坡眼界依旧开阔，眼中的世界静谧而壮美。

冷冽秋风吹醒他的酒意，却吹不散纷纷扰扰的世事。东坡摇摇头，心中暗自思量，罢了罢了，变幻纷纭的世事到头来，还不是一场空梦，何必耿耿于怀？若有机会一展抱负，自当全力以赴。若是不能，不如乐观洒脱一些，笑对人生百态。

人生缘何少快乐，只因未读苏东坡。哪怕东坡感知“人生如梦”的虚无与无奈，他也叹“万事到头都是梦”“世事一场大梦”“身外倦来都似梦”……但他从未因此而否定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而是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在逆境中寻找内心的平静与自由。

薄霜轻覆，万物静默萧瑟，人的情绪也不禁低落起来。那就多吃一些温补暖胃的食物，用好“食”光，驱散冷风冷尘。

此时节，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我们可以跟着会吃的苏东坡食用一些应季的水果润喉。

“霜降红梨熟，柔柯已不胜。”红彤彤的梨挂满枝头，沉甸甸的，仿佛连枝条都承受不起这份丰收的喜悦，微微低垂。摘下一个熟透了的梨子，轻轻咬上一口，清甜多汁，整个人都润润的，舒服了很多。

秋柿摇曳在深秋，红得鲜润，温暖人心。柿子有味，清凉甜美，有清热止咳、润肺生津之功效。“柿叶满庭红颗熟，薰炉沉水度春篝。”年年岁岁果满枝，“柿柿”如意笑秋风。若你我未得常相见，唯愿能像东坡和友人一样，梦中重逢。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玉粉旋烹茶乳，金齑新捣橙香。”还有橙子、橘子，茶香伴着果香，是这个季节美好的相守。

西风吹尽，世界疏离笼罩在茫茫无边的霜色里。人生又何处不飞霜？岁月染华发，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寒窗月下，秋深太白，回头不见故人笑。

春天时，不知道秋天的事，秋天来了，一切都了然于心。既然霜降是一场温柔的告别，那就缓缓收起那些遗憾、惆怅。

文化·随笔

## 再见

□王姣

不知从哪年起，人们道别，不说“再见”，兴说“拜拜”。我倾心于“再见”，因它含义隽永、情意绵长。可由于耳濡目染，有次挂电话之际，我脱口而出“拜拜”，事后回想，感到了一种不自在，但大环境如此，久而久之，这种不自在也就逐渐被消解了。

前几日，我突然收到一位朋友道别再见的消息，让我又拾起了对此的思索。

即使说了“再见”，也不一定能“再次相见”，但话里话外，总有期许再会的意味。现在科技先进，不像以前，鱼雁传书、望眼欲穿，如今想说个事，想朋友，就一通电话，一趟车程的事儿。会面的成本降低了，幸福的指数升高了，于是朋友之间就不那么看重每一次的分别了。

但一别经年不是没有的。北宋熙宁元年，苏轼在家乡守制（父孝）期满，准备回京。当离开家乡之时，有很多朋友去他家相送，依依惜别，尤其是青神三老。在苏轼即将与苏辙同行往京城时刻，蔡子华来到院中，与苏轼立下君子之约，即在苏家种下一株两枝交拱的荔枝树，等待他回来品尝。然而，这一分别，就是永诀，苏轼此后余生再没还乡。过了二十二年，他还在杭州任上，不能还乡，《寄蔡子华》诗，无限惆怅：故人送我东来时，手栽荔子待我归。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轨道上昼夜不停地向前走着，但彼此之间又像经纬线一样，纵横交错。可是，他们会在哪个时刻与我重叠？哪个地点与我脱离？和我有什么因缘际会？这些都是无法把握的。相见时难别亦难，似乎能做的，就是在并列前行时，珍惜身边人，珍惜朋友。

我有一个朋友，他在退休那天，为了庆祝，大摆宴席，而来者都是形形色色的人。原来，他把这些年与他生活息息相关的人都邀请了，像理发师、清洁工、裁缝、早餐店主等。他说，是这些人陪他走过了大半辈子。小人物构成小事，小事构成生活。

所有的相遇，都有意义，感谢出现在生命中的每一个人。既相遇，不相忘，既相守，必珍惜。

再见。

